

丽白楼自选诗

卷之六 楊自選詩

五子題



林庚白家傳

亡友庚白殉義九龍後一年又四月，其僕侶北麗女士始來桂林，乞余爲家傳，余弗忍辭。傳曰：庚白初諱學衡，字浚南，別署衆難，晚乃以庚白行，福建閩侯人也。閩多林氏，而族系不相聯，各以文章事業，軒軒然爭雄於數百里間。少穆盡瘁以後，如噉谷之殉燕市，廣塵、靖庵、意洞之殉廣州，宗孟之殉遼藩，咸與國運有關。庚白後死，乃爲太平洋戰事之犧牲者，亦何慚於黃花三傑哉！庚白簪纓奕世，而少失怙恃，獨姊氏撫育之。賦性穎悟，七歲讀書，能爲斷句，負神童之目。八歲游燕都，始入學校。十四歲肄學太學，與同舍生姚錫鈞、汪國垣、王易、周公阜、胡先驥相酬唱，又與錫鈞合刊太學二子集行世。明年辛亥，義師起武昌，虜廷用袁世凱，爲以華制華計；庚白偕同舍生梁漱溟等規京津同盟會，謀西聯吳祿貞於石莊，東援白雅雨於灤州，而奇才劍客復從中而起，則宛平可唾手得也。吳白旣殞，和議遂成。庚白始南下，復與某鉅公暨亡友陳子範創黃花碧血社於滬上。時彭壽松以同盟會健者專閩政，世凱甚之，則起岑春萱鎮撫福建，

以驅彭氏；蓋閩定而後湘粵蕭皖可以次第覬覦已。庚白與子範謀，將遣刺客，邀春宣於渥而殛之；會子範製爆裂彈失慎自炸死，遂不果。踰稔而長江戰事作矣。時庚白已被推爲衆議院議員，既失職，浮沈自晦，猶居燕觀變。籌安之役，力言祖龍當以明歲死；蓋假京房郭璞之術，陰以歆動當世，扇揚民氣，其用心至苦。顧卒以是負謗於流俗，迄身後猶騰詬不置，悲夫！張勳復辟，北平方巷戰，砲彈落所居里巷間，幾殆。事定，段祺瑞乃自以爲功，再度解散國會。國父孫總理既令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廣州，奠護法之基；而庚白方任衆議院祕書長，亦受命盡攜院中樞密文件，間關入粵。國會非常會議於以告成，舉國父爲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，命劉建藩率師北伐。是役也，論者輒謂庚白之功，不在壁光下云。旋奉國父命入滇，游說唐繼堯，唐一見傾倒，禮爲上賓。顧形勢牽掣，滇師卒不能盡出；而岑春萱、陸榮廷復勾結議僚中不肖者，謀傾國父。民國七年戊午五月一日，國父辭大元帥職，退居七總裁之一。庚白知事未可爲，拂衣走海上，始治歐美社會主義之學，旁逮其文藝。復發篋盡讀中國古詩人之詩，上溯葩經屈騷，下逮曹植、阮籍、陶潛、謝朓、杜甫、韓愈、白居易、李賀、李商隱、韓偓、王安

石、黃庭堅、陳無已、蘇軾、歐陽修、梅聖俞、陸游、楊萬里、劉克莊等十九家，晨夕諷誦，如是者可十稔。迄十七年戊辰，庚白年三十二，而其詩始大成；蓋鏘鏘鏘鏘，爭擅魏晉唐宋之長矣。顧未能忘情世事，國民政府奠鼎南都，頗參樞要。倭夷陷遼瀋，旋寇淞滬，國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，庚白主戰最力。還都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者有年。二十六年丁丑，討倭軍興。庚白方居滬上，毅然入都門，與當道共患難。著『抗日罪言』若干言，言極剴切，世未能盡用。南都既陷，倉皇走武漢，復刊布小冊子，名曰『國民黨站起來』；所以爲黨國謀者，蓋如是其忠且摯焉。居渝都數載，未有所展布，而詩益適上。嘗謂：『十年前論今人詩，鄭孝胥第一，余居第二；頃則尙論古今人，余居第一，杜甫第二，孝胥卑卑不足道矣。』又謂：『余勝杜甫，非必以才凌鑠之；蓋余之處境，杜甫所無，時與世皆爲余所獨擅！杜甫不可得而見也。』其自信如此。顧庚白詩自佳，與其論政之文，實爲雙璧；皆星推倒一世智勇，開拓萬古心胸，如陳亮所言者。嘗上書當道，謂今日之局，所慮者爲三無、七害、十二賊，而不可不救之以六事。文長千餘言，惜其稿殘缺不盡傳。世多夸毗小夫，或驚怖其政見，以爲河漢；或又言庚白從政不

得志，乃寄其牢騷於論詩，謂當日笑存之，皆非知庚白者也。卅年十二月一日，自渝乘飛機赴香島，欲與清流碩望共檢討家國事。時太平洋戰機已逼，蓋亦冒萬險而爲之者，豈復計其個人之安危否耶！抵港甫一周，戰事遂作。是月十二日夜，倭陷九龍，誤傳庚白爲國民黨中央委員，索之甚亟，至以焚巢相恫嚇。庚白方居今巴利道月仙樓友人家，不欲株累其里隣，急謀覓室遷避。十九日下午，偕北麗行抵天文臺道中，邂逅倭之巡邏者，遂被執。倭不識庚白，徒見其出自月仙樓，遽脅誘爲嚮導，使覓林某。庚白亦僞爲不知者，與語良久；倭既釋之矣，復執以歸。如是者再，庚白脫險亟行，倭舉鎗擬之。時北麗在後，爲他倭所阻，禁不與庚白近。既見事迫，趨向前，則鎗彈已發，洞北麗右臂復出，中庚白背，遂並仆。倭本無殺人意，見已肇禍，遽逸去。北麗先起，欲引庚白歸，而力弗勝。庚白促北麗返屋，以人來援。北麗入屋復出，呼同居者與俱。行未數步，創發不能支，急復歸屋，第乞同居者援庚白。其人已慨諾矣，乃竟背約，棄庚白弗顧。迨北麗昏蹶三小時復蘇，始更以人覓庚白，則流血過多，已弗可救，而囊金且盡喪云。嗚呼！黃鳥殲良，百身莫贖；夫己氏之肉，詎足食哉！庚白生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丁

西曆三月二十日，癸三十年辛巳國曆十二月十九日，春秋四十有五。遺骸薨葬天文臺道菜園中，倉卒求棺木弗得，僅以朱衾殮體，倘馬援所謂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尸者歟！遺詩刊布最早者，爲太學二子集，次爲急就集，爲舟車集，今皆不可覓。十七年以後，往來秣陵滬瀆間，有藕絲集、癸餘集，已燬於一二八之役；過江集與空前詞，藏瀏陽黃淑儀許，未得見。二十五年起，爲水上集三卷，爲吞日集八卷，爲角聲集四卷，爲虎尾前後集各一卷，今存。曾輯今詩選，自林文起，至嚴既澄止，得百餘家，稿未完成，僅有什一，別附鄭孝胥，汪兆銘、梁鴻志三逆詩，蓋寓褒貶之義於詩史者；今擬寫定之爲今詩選殘稿一卷，與麗白樓文贖一卷，詞贖一卷，語體詩贖一卷，詩話二卷，虎穴餘生記一卷，並附水上、吞日、角聲、虎尾諸集後，合爲麗白樓遺集行世。顧今詩選中，自選獨多，其取材又不限於吞日、角聲兩集，則擬輯爲麗白樓自選詩一卷別行云。當港九淪陷時，全稿落倭夷手，幾與車塵馬足同盡；桐城章曼實任俠好義，以奇計出之，始歸趙璧，其功有弗可泯滅者。梓行有日，編纂校訂之役，余與北麗尸之。面臨桂朱生蔭龍，陳生邇冬輩，亦踴躍願執簡以從。庚白地下有知，庶幾無憾歟？庚白少孤露，以母視女

兄。女兒適同邑許氏，因以其小姑爲庚白婦，結褵時庚白年甫十七耳。顧性情頗不相中；民國十八年庚白居秣陵，曠某女士，遂與許解褵。某女士旋負庚白，庚白旁皇無所歸；如是垂十稔，始與北麗遇。北麗亦閩侯林氏，與庚白非一宗。父亮奇先生，諱昶，更名景行，別字寒碧，丰姿俊美，博學能文，尤嗜吾家子厚詩。初習法政於櫻島，歸國後與桃源宋教仁相友善，嘗辟爲僚佐；教仁既遇害，發憤走關外，謂如管幼安之依公孫度也。討袁軍起，始返滬上，主時事新報，新會梁啓超倚之如左右手。一夕，自報社出，詣啓超許，行馬霍路中，爲英人克明汽車所轢，死之。時北麗生甫十八日耳。太夫人崇德徐氏，名蘊華，字小淑，別署雙韻，爲鑑湖秋俠弟子。其女兒懺慧詞人徐自華，則與鑑湖訂刎頸交，軒亭流血，營冢西泠，遭清御史常徽彈射，幾罹不測，後羈競雄女校滬上，爲秋俠紀念，與妹氏並稱浙西二徐者是也。北麗濡染家學，秀外慧中，使氣矜才，不可一世，顧獨重庚白。其結褵南都，蓋在二十六年丁丑抗戰軍興後大轟炸中。時庚白春秋已四十一，北麗則問年才二十三云。余識庚白，在民元壬子，作介者陳子範暨其邑人林之夏，遂入南社，每共唱酬。亮奇小淑伉儷，則亦南社社友也。民國二十年，余

在滬上，復晤庚白，恆偕安化謝冰瑩女士過余寓廬；則其詩已能開闢戶牖，非復民元時代比矣。三十年島上，僅獲再面，遂成永訣，悲夫！庚白初在渝都，書來每以不能罄衷曲爲恨；謂國家大計，世界形勢，胸中森然俱在，會當抵掌盡言之。南游匆促，猶未傾談，不意廣陵散從此絕也。顧自北麗來桂林，余與從容談論，質以所見，頗不謂謬。蓋余與庚白，政治文學，自信見解略同；所不同者，或其瑣碎處耳。庚白已矣，余猶健在，謂當與北麗左提右挈，戮力中原；則北麗所以慰庚白於九原者，亦庶幾其在是矣。至於料量遺稿，刊布流傳，後死之責，所不敢辭。庚白子女共九人：應震、應頤、應升、應乾、應成、應庚，許出；應抗、應勝、應同，北麗出。同爲遺腹，蓋庚白殉義後九閱月，始產於香港廣華醫院云。

柳亞子曰：庚白少余十稔，當不自意先余死；香島之役，余亦在籠城中，幸賴友生之力得脫，更不意庚白之遽殉也，悲夫！庚白自渝來港，擬創詩人協會，及著民國史，欲爲中國詩史兩途開一新壁壘，此誠未竟之業；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，願與北麗交勉之耳！

庚白的死

「不打倭寇，中國的命運一定就完了。」這是「九一八」以後，庚白非常憂心的話。終於民國二十六年的「七七」，抗日的第一砲在蘆溝橋發了出去，庚白興奮得竟跳了起來；接着，他便撤消了滬寓，搬去南京住，他以爲從此中國便走上了得救的路，也走上了前進的路。他深信住在抗日的中心地——南京——多少可以貢獻一點自己的力量；他平素的抱負，總不致於變成完全的浪費。南京淪陷了，我們倆在淪陷後的第十天，便也狠狠的到達了漢口。他抗日的決心依然很熱烈，對抗戰的前途也依然很樂觀。他日夜不停的寫「抗日罪言」，寫「國民黨站起來」。他深信抗戰的最後勝利，一定屬於我們的。但在艱苦的鬥爭時期，我們千萬不可以光喊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」的口號爲滿足。我們必須先行改進自己，充實自己。

西遷後整整地過了四年，庚白焦心苦慮的結果是什麼呢？十卷的詩——我稱它爲閉

門的吶喊——和半頭的白髮吧了！三十年的歲末，他決定離開陪都，和我們作一次港島的旅行。他想藉這個機會，找旅港的文化人，共同檢討一切。又預備在香港辦一個日報，發表他十數年來的政見。（這件事和南洋華僑某鉅公已有接洽，由這位先生擔任經費。）還想創一個詩人協會和著一部「民國史」；替中國詩史兩途開一新壁壘。誰知道抵港僅七天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跟着九龍的淪陷，庚白竟以身殉國了。他在幼年時就愛諸葛孔明，長大了自負是現代的諸葛亮。我在悼亡的今天，想到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的詩句，怎能禁得住無窮的哀痛呢！

庚白和我帶了兩個孩子，在三十年十二月一日，乘峨嵋號飛機離渝，當夜三時到九龍。在雅蘭亭旅邸住了一夜以後，第二天就搬到柯士甸道客來門飯店。八日天亮，忽聽得飛機轟炸的聲音，才知道意外的戰事已經開始了。十一日那天，前線的戰事很緊急；住在飯店裏的人，都恐怕獸兵會佔據客來門，作為他們的司令部。於是我們就答應了淑儀的邀請，搬到今巴利道月仙樓二號，住在她的家裏。誰知十二日夜裏，九龍陷落以後，庚白竟成了敵軍要找尋的目標。因為當時有低能的間諜，向敵軍報告，把庚白誤認

作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，想居爲奇貨。十七日正午，有四個獸軍軍官，再度來找庚白；幸而他逃避在隔鄰葉秋原夫人的家裏，沒有被碰見。獸兵却見着了，就對我說：「林委員是躲藏了吧？請你轉告他，趕快到我們司令部去一下，升官發財，要什麼有什麼。用不着駭怕，我們連一點壞意都沒有。因爲在這裏英國人才是我們的仇敵。至於你們中國人，正是我們的好朋友；我們是代你們中國人向英國人收復失地哩。但如果林委員不信任我們，不和我們合作；那麼三天以後，我們只好不客氣了。你們這座房子，怕就保全不了，禁不起我們放火一燒呢！」此時月仙樓的主人——淑儀——過海去了，當然不能回來，也不敢回來。同住的人很多，他們都擔心會受影響而貽害他們，於是便楚歌四面起來。庚白在這種情勢之下，覺得住在那裏，實在是太不合式了。到了十九日的下午，港九隔海對峙的戰事，比較沉寂一些。庚白便從後門出去，想另找避難的所在。可是那幾天，鬼子常在路上戒嚴，我怕他太大意，鬧出亂子來，想阻止他不要出去，他個性很強，又不肯聽我的話；沒有辦法，只好追蹤跟出去。誰知道庚白一出後門口，就碰到五個獸兵，拉住了他，要他引路去找林委員。原來鬼子根本不認識庚白，那天庚白

穿了一件舊棉袍，很像一個鄉下佬，當然鬼子更不能辨認廬山真面目了。但它們看見庚白是從月仙樓二號後門走出來的，所以一定要他引路，還拿了許多鈔票和手錶給他做引路的酬勞費。庚白連連搖頭，表示不曉得什麼叫做林委員。一個獸兵硬拉着他，自天文臺道上坡口直趨下坡口站住。而我當時被獸兵阻止，不許跑下來，只好站在上坡口，提心吊膽地窺探。不一會兒，看見一個獸兵，拍拍庚白的肩頭，表示可以放他走了。庚白很從容不迫地，從下坡口走向上坡口來，走不了十幾步，突然一個獸兵搶步趕來，又把庚白扯了下去，盤詰不休。盤詰以後，一個獸兵又踢他一脚，表示叫他走吧。庚白這一次走上來，比上次急一些，想是怕獸兵再拉他回去，但剛到半路，五個獸兵忽然自己爭論起來。一個獸兵竟拿起駁壳槍直對庚白背後瞄準着。我看到時機緊迫，也顧不了自己的危險與否，急忙奔下坡去，想設法攔救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子彈已經發出，竟從我的右臂穿過，再打中了庚白的背部。於是我倆跟着槍聲，同時倒地。但我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受傷，居然還能夠立起來。這時候，獸兵好像知道自己闖了亂子似的，已一閃逃走了。於是我便喊庚白起來回家，庚白道：「我覺得心臟有些麻木，大概是被石塊碰傷了。」

時實在站不起來，休息一會再走吧。」我認爲逗留在馬路上，太不妥當，便下意識的用左手去拉他起來。庚白擡起身來，見我血淋淋地，半件旗袍都給染紅了，心中一嚇，又倒了下去，叫着我的小名道：「淞！你怎麼還拉我？我沒有什麼，你却被打傷了。血流得這麼多，那是會死的呢！趁現在還能夠支撐，趕快回家，請他們找個醫生來止血，我不要緊，歇一刻就回來看你。快回去！淞！」我被他說破後，也就心慌意亂，再沒有力氣可以去拉他起來，只流連在他的身旁叫着：「掙扎吧！白！起來；我和你一塊兒回去。」他見我老不肯先走，突然發怒道：「淞！你不聽我的話嗎？你平時是很有理智的，今天爲什麼這樣的不用？難道站在這裏，等兩個人一同死去嗎？快回去，叫個工人來扶我。是救你自己，更是救了我！」我也覺得僵立在路上，是不會有好結果的，便急忙跑回月仙樓二號，請了一個同居的人，一塊兒出來。誰知跑到天文臺道的上坡口，已不能支持。便指着庚白睡倒的地方，求他去扶庚白起來；一面自己又跑回二號去，剛進屋子，就昏迷不省人事了。等到醒來後，醫生正在替我打急救針。淑儀的朋友沈，也趕了來幫忙，我連忙問他：「庚白怎麼樣了？」他們都說：庚白受了輕傷，比我輕得多，已送

進了法國醫院，一二星期便可以出院，但因為法國醫院住有獸兵，不收女病人，所以我不能夠同去住在_一處。此後我因為發現右臂的骨頭已經打斷了，便進了桂醫生的診所，留着醫治。一次又一次，一人又一人，凡是來看我的朋友，總說庚白的傷勢並不十分輕，但已漸漸好轉，只是醫藥不很好，出院恐得還遲些時候，不過危險是絕對沒有的。於是我也就深信不疑了。哪兒想得到，我昏迷以後，庚白並沒有被救回來。直到我醒後問起，沈才知道，再去找他；此時已在受傷後的第四點鐘，哪兒還有活的希望呢？這樣英才豪氣不可一世的庚白，就冤冤枉枉的斷送了！他是去了，他永遠不再回來了！他的遺體，沈和幾個朋友，就在天文臺道菜園的一角，草草地埋葬着；連棺木也沒有，真是應了「大丈夫馬革裹屍」的讖語哩！他的遺稿，被藏匿在淑儀的祕密文件室裏，沒有人肯去拿出來。幸而一個月後，靠着俠義雙全的曼實，他冒着幾度的危險，不顧一切地找了出來。於是託人先帶回曲江，仍交淑儀保管，因為淑儀先已回到曲江來了。這一次我由港回國，先赴曲江，但淑儀爲了別種關係，又匆匆地離去了，連一面都見不到。我託了她家庭的保管人，好容易開了她的一隻文件箱，細細地找尋過。但過江集和空前詞二

種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竟已大索不得了。現在所找到的，只有水上集三卷，吞日集八卷，角聲集四卷，以及麗白樓詩話殘稿一本，今詩選殘稿二本，虎穴餘生記數頁，虎尾前集及虎尾後集各數頁，正在替他整理，以待付印。庚白！你不是曾經說過：你的氣節比軀體更重要，你的詩稿比生命更寶貴嗎？那末，你這一次慷慨捐軀，義聲昭著，也可以說不辜負你平生的期許了；雖然你的才情和你的抱負，還沒有展佈到萬分之一。還有你的詩稿，我居然替你保存了一部分，雖然並非全璧，但總算還不至於全軍覆沒呢。庚白：你還是安心的去吧！要是文字有靈的話，在中國革命史和文學史上，都應該有你底地位。但是我呢？難道除了低吟着最近所作「生死惟餘夢寐親，心憐能結再來因……」兩句殘詩以外，便沒有什麼可以自慰了嗎？爲了你，爲了我自己，我應該找到我的崗位，負起我的責任來！這樣百年以後，我也可以很光榮的和你握手於地下吧！

正文已寫完了，但似乎還有幾句話要講：庚白，你知道你這一次在九龍殉國以後，外邊對於你還有許多冤枉的誤會嗎？第一點，是講你迷信算命，爲了流年的不利，怕在渝有空襲的危險，所以逃到香港；結果呢，命是算準了，但命也送掉了。這件事，本來

也可以算是你的弱點。你不是常常喜歡給人家算命，並編有「人鑑」和「廣人鑑」兩書麼？（「人鑑」二十年前付印，現絕版；「廣人鑑」未完成，只有殘稿留着。）這在你，小一半是癖好所在，大一半怕還另有着韜晦和掩蔽的作用吧。但你這一次離渝赴港的原因，我在上面不早已講得清清楚楚了嗎？哪兒是爲了迷信？哪兒是爲了趨避呢？空襲在重慶，從五月到八月，才是最嚴重的季節，你去港島，是在十二月初旬，這要算重慶最安全的時候，哪兒會有逃避空襲的事情呢？低能和白癡都不能相信的話，却居然有人傳說，有人紀載起來。他們因爲你會算命，而笑你爲迷信，但又因爲你算準了命而連他們自己也迷信起來；泥古不化者流，更比你爲郭璞，那不是對你太開玩笑了嗎？這是你死後受冤的第一點。第二點呢，說你輕率浮躁，不顧好歹，在戒嚴的地方散步；便因爲不懂敵人哨兵的話，不聽他們的禁止而被他們開槍打死了。更有無聊的人們，還捏造謠言，講是我在房子裏悶得慌，要出門散步，你却是陪我出去而遭受池魚之殃的呢。你平生做事不免有些急躁，這倒也是事實；但這一次，爲了間諜的告密，爲了獸兵的窺伺，更爲了同居方面的安全起見，所以毅然冒險出去尋覓別的避難地方，哪兒是悶得發